

闪米特的奇幻漂流(下)

◆ 符遥

用喜欢的方式过一生

2016年4月,闪米特和羚羊从珠海搬到了上海。在珠海时,他们住在中心区,如今,他们把家安在了一个离上海城区五六公里远的小村子里——因为有朋友在这里开了一家皮划艇俱乐部,聚集着一大群同好;还因为这里周边有6个湖泊,方便闪米特日常训练。

从2015年5月1日到12月20日,他们用234天漂完了黄河全程,写下了30余万字的调研报告。虽然花光了所有的积蓄,但他们都觉得,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回报。

当初,为了支持丈夫探险,在人近中年的时候辞去原本优越的工作,羚羊一直很有压力。直到临行前,她都在为漂流结束后未知的生活感到忧心忡忡。然而,真正踏上旅程后,她突然发现,一切都变了:“每天迎接你的都是不同的人、不同的风景、不同的事物,每天需要应付的事情已经塞满了你的脑子。怎样到达今天的终点、如果车坏了怎么处理、遇到不好沟通的人该怎么应付……完全是活在当下,没有工夫去考虑未来。当你一路走,一路这样去经历,你就发现,每天全新的生

活已经把你的担心消解掉了。尽管前途还是未知,但当下的生活很充实。”

直到漂完全程回到家,羚羊才有精力去思考这一次的旅程究竟给她带来了什么。过去,她习惯了日复一日、按部就班的生活;工作、存钱、做投资,一切都像是在为将来、为退休做准备。但黄河之旅让她清楚地感知到:时间变慢了,她不再需要为明天的生活做准备了,因为她正在生活之中,每一天,她都活在当下。

从黄河回来后,闪米特成为了自由职业者,重新回归普通人的生活,为下一个探险计划努力积攒经费。工作之余,他继续在网上撰写文章,与网友们分享自己的探险故事。

在羚羊眼中,闪米特是个非常有勇气、也非常天真的人。“很多人觉得他能发现那么多的故事,是因

为他走过那么多的地方,我觉得不是。”她告诉记者,闪米特是个天生敏感的人,哪怕在野外,一天也没见到几个人,他通过观察自然的景观,思索后都能写下几万字的感想。

闪米特性格温和、腼腆,平时总戴着无框眼镜,乍一看上去,只有黝黑的皮肤能让人将他与荒野求生的探险家联系在一起。接受采访时,羚羊一直陪在闪米特身边,相比闪米特有时候的不善言辞,羚羊的思路极为清晰。

羚羊说,直到现在,自己也不能说完全地理解闪米特,理解他对于探险的那份热爱和执着,但她常常被他的勇气、天真和快乐,感染着、打动着。她觉得在闪米特的身上,有比普通人大多多的“自然属性”,她甚至半开玩笑地说,那是“某种没有进化好的,动物身上才有的东西”——只要进入大自然,他就像变了一个人,那是城市生活中的他从没有过的光彩。

一块石头、一棵树、一处千百年形成的自然地貌,大自然的一点一滴都能让他获得由衷的喜悦。羚羊发现,“他是那种能享受自然之美的人。他真正能够欣赏,而且能真的沉浸进去”。她乐于欣赏和发现丈夫的这点“与众不同”。“有时候我心想,你都是一个礼拜没洗头

了,有什么可乐呵的。可他看到那些东西的表情,真的是两眼放光,你能感觉到他是真的快乐,那种感受,也许我只有中彩票的时候才可能有吧。”羚羊对记者说。

曾有记者问闪米特,整个黄河漂流的过程中,他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?闪米特说,是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界的地方,当水流向黄土高原的那一刻,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随着黄土的流入一下变得很浑黄,这种自然地貌带来的景观变化,让他觉得好开心。“为什么看到这个就那么开心?”“以前读书时课本里是这么说的,但当你亲自划着独木舟,亲眼看到,就觉得很震撼。”说这话时,他露出了有几分孩子气的笑容,一脸认真。

2016年被闪米特定为“休息年”,这一年,他在菲律宾内海考取了开放水域高级潜水员资格,并成功登顶了世界第八高峰,海拔8163米的玛纳斯鲁峰。现在,他每天都要进行20公里的皮划艇训练,为2017年的环中国海岸线计划做准备。他和羚羊还计划着,之后有机会要再回到黄河沿岸进行回访,继续深入、完善他们的人文调研,为后来人了解黄河,提供一份更详实的记录。

探险多年,常有人问闪米特,他做这些事图什么,有什么意义?在他看来,他所追求的,其实和那些想当CEO、当数学家、当富豪的人没有区别,“热爱生命的人,对生命有紧迫感的人,都会不断地利用有可能做事的每一分每一秒,去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情。”

或许正如他曾在自己的探险文章中写到的那样:“人生,为什么一定要找到意义呢?做你喜欢的事,成为你想成为的人,不就是最好的人生吗?”

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7年第2期

文学的生命——我和我的作家朋友

修晓林

37.达观的生活态度

在各种文学活动中,我有了走进陈村、了解陈村的机会——一位作家,一位编辑,从此成为可以推心置腹、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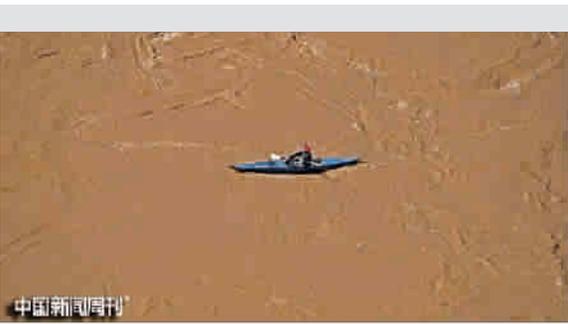
1987年4月,上海市劳改局《大墙内外》杂志的主编丘峰老师,组织上海部分作家、记者到白茅岭劳改农场下生活并采访,当时担任劳改局长的刘云耕同志(后担任上海市人大主任),很是重视这次颇具特色的文学活动,专程到白茅岭看望各位作家、记者并合影留念。我与陈村同行,他回去后写了《你是谁,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》的长文。就是这次浙西之行,我眼见陈村因为身患强直性脊柱炎,行走和睡眠都是很不方便,对于陈村来说,已是提前体验着对于疾病和生死的终极思考,而他乐天、达观的生活态度,已是在感染、感动着我们,就像十五年后的2002年12月,各地作家汇聚上海“金秋笔会”的第一天,大家在世纪公园的环形景观会议室举行座谈,陈村看着全景落地玻璃窗发言道:“想一想,几十年一百年后,还是在这里,当窗外散步的恋人、老人想起当年有一批作家坐在这里,严肃又是忧心忡忡地谈论文学创作和文学面临的挑战,他们又是否该当如何想?”陈村对于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自我评估的透彻明了“兜底说”,使所有在场作家的心头都为之一震。此行白茅岭采访中,一位正在服刑又是具有“一技之长”的犯人,自愿花力气为“弯人”陈村推拿。第二天,我问陈村的感觉怎样,“当时感觉推直了,有舒服感,可是第二天醒来,又是老样子了,我是个弯人,橡皮筋,又弹回来了。”把我们逗笑了。

1986年12月,陈村搬家,他叫我帮忙出力,我当然是十二分的乐意。那天是星期天,当敞篷卡车钻入打浦桥黄浦江隧道时,那股呛鼻的油烟味简直能让人窒息。耳旁尽是隆隆的车轮声,我在货车里数着封装图书的纸箱,竟有四十一箱。陈村上钢八村的新居里,有着撑满整整一面墙的特制书架。陈村说他

是在作了相当于一个抗战时期的准备之后,才得心应手、源源不断发表作品。那年头,在淮北平原的低矮草房里,作为知青的陈村几乎是手不离卷地看书。他似乎有一种直觉,觉得生活馈赠给自己的并不会尽是苦难和艰辛,总该有相应的回报。虽然日子过得寒碜,甚至有些狼狈,他却像蜂舞花丛似的留连在书林中。在偏远农村的乡间小屋,他将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看了两遍,美国小说《爱情故事》和《海鸥乔纳森·别文斯顿》,使他体会到了文学语言和艺术形象的魅力,而苏联小说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则勾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。他还曾经整本抄写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,他像钟表匠似的细细“拆卸”名著佳作的情节结构和各种艺术创作手法,然后再在心中将其“组装”起来。认真的读书和思考,磨炼着心中的情感与笔端的智慧。陈村认为,如果说什么才是创作成功的要领,那就是生活的积累和对生活的感受。枯燥单调无望的知青生活是困苦的,但他在那个小小村庄里,获得了坚实的读书基础,加之那双捕捉纷繁生活人生意味的独特慧眼,成功之路就在他的脚下慢慢展开。

对于文学创作,陈村一直不将其看作疲累负重的“苦差事”,他几乎是抱着“写着玩”的态度,亲近并热爱着文学。他曾将自己的长诗写在硬板纸上,再用绳线串起来,将这珍贵的“现代书简”戏称为“韦编三绝”,作为生日礼物,送给一位可爱的小朋友。他的不少作品,写完了就扔进抽屉,让他们去经受时间的“折磨”和考验。可说正是有了这种从容不迫的读书态度和没有浮躁之气的创作心境,使得陈村的作品受到评论家的关注和读者的喜爱。

那年,陈村从清真路的住所搬到浦东上钢八村之后,我曾带着四岁的儿子到他的新居看望。那次,到得陈村居住小区的门口,才想起没带上他的家私,那时候没有手机,陈村家还没有安装电话,只得重返江对岸的陕西南路家中,取了几弄几号的地址,再重新上路。到得陈村家中,笑着将此事说给他听,从他的眼神看得出,动情的浪花在他的心中涌动。陈村受过苦难且是长期受到疾病折磨的人,他最能体谅无助者、求助者,并为真情者所感动。



2015年中秋节,闪米特在内蒙古山西边界的老牛湾漂流在这里,黄河经过了1400多公里、水流平缓的大河套平原后,再次进入水流湍急的陕晋大峡谷

图 受访者提供

10.认同女儿

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啊?真的是大学生吗?常若雨陷入了苦苦的猜测中。

这时妈妈走了进来,“你在干什么呢?”“我在看今天买票人的买家记录,我觉得很奇怪,怎么他一个大男孩老是买女人的东西呢?”“人家买什么东西关你什么事情啊?你们就是买家和卖家的关系。总不见得他比你小那么多,你还会对他想入非非吧?”母亲的话像一个清脆的耳光,把常若雨给打醒了,就是啊,怎么跟一个小弟弟玩暧昧,还差点陷进去,不该不该不该。

“有空多想想方亮才是真的,我觉得这孩子很不错,你怎么就不喜欢人家呢?”“这人没吸引力。”“两个人过日子要什么吸引力,他能吸引你,同样也能吸引别人,你拿得住人家吗?找老公嘛,就是要找个死心塌地爱你的人,你看方亮对你多好。”

常若雨笑模笑样,朝妈妈一伸舌头,“好,我答应你,如果我到30岁还没找到男朋友,我就嫁给方亮。”“什么?再等三年?到时候方亮结婚了,我看你怎么还能嫁得出去,你看看现在都是剩女,像方亮这种各方面条件还可以的未婚男有多抢手。”“三年都等不了还谈得上什么死心塌地,那不是开玩笑瞎讲吗?”常若雨“嗤”地从鼻子里出了一下气。

妈妈想想也对,鼓动女儿找方亮也是无奈之举,她的内心深入还是渴望女儿能找一个“高富帅”的,方亮不过是垫底的,考验他三年也不过份。这么想着,就认同了女儿,走开了。

常若雨的心情又沉重起来,母亲带给她的压力太大,不是工作上的就是婚姻上的,在家就是催促着她去找工作,在外就是到处托人给她介绍男朋友。还是爸爸好,一百样事情不管,见面就是一张和善的笑脸,让她一点精神压力也没有。明明心里压抑,在母亲面前总爱嘻嘻哈哈强颜欢笑,她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方亮,大概只有在这个人的面前自己才可以做到不用装了。她知道这是因为自己太不在乎他,但又非常信任他的缘故。她喜欢这种蓝颜知己的感觉,但要再进一步她做不到,她无法想像跟一个没有感觉的男人肌肤相亲、同床共枕的场景。

门铃响了,常若雨拉开门,看到方亮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,脸上一片阳光灿烂。常若雨感觉他就像是上门提亲来的一样,心里一阵别扭。“干嘛吃顿便饭还买那么多东西?”“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,路上顺便买的。”方亮的声音因为紧张激动而颤抖。“以后我家不许买东西,不然就不让来了。”

常若雨一挂下脸来样子就很凶,方亮被吓住了,一时站在门口不敢进来。见他这个样子,常若雨忍不住噗哧笑了出来。看到她笑了,方亮的心头一热,随即提着的心也放了下来,原来不是真生气啊。再看这个美丽又可爱的姑娘今天穿了一件湖绿色的束腰长裙,更显得身材苗条,曼妙生风,不由得又是一阵发呆。

一阵阵诱人的菜肴香味从厨房里散发出来,常若雨吸吸鼻子:“好香啊,呆子,还不快进来?真会挑时间,挑个正正好好吃晚饭的时间过来。”“是你让我别太早来的啊。”方亮委屈地申辩道。“你这呆子,那也没让你这么晚来。废话少说,东西给我,你赶紧换鞋洗手。”常若雨接过礼物的时候,手跟方亮的手触碰在了一起。方亮感

觉触手所及仿佛美玉,令他怦然心动。从厨房走出来的常妈妈看到他招呼道:“方亮来了,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呢?下次可不许这样客气了。你和若雨去房间里聊聊天,再有十多分钟就能开饭了。”能跟若雨独处一室,那方亮只有十分钟,也让方亮悸动。

见方亮眉宇间掩藏不住的喜悦,常若雨也涌起一种古怪的感觉,似乎是在害怕跟方亮独处一室。她想去厨房帮妈妈的忙,但一想到现在生意淡如白纸,还是得先干正事才好,便把方亮引进房间。

与方亮忐忑不安又异常兴奋不同,常若雨表现得波澜不惊,坐在他对面,连眉毛也没有抬一下,让方亮所有的非分之想都化为乌有。“你……最近还好吧?”方亮小心翼翼地问道。“好什么呀,我妈真烦死了,说什么开淘宝店不是个正经活,让我赶紧去找工作。可是你也知道,现在工作有多难找,找到的都是些薪水低又没意义的工作,说难听点就是在浪费时间罢了。”常若雨皱着眉头说道。

小店开张三周年



凌寒